2. 終將成爲海洋

1

鄭孟謙以爲自己會在天地不接的焦躁難安中抵達目的地，幸好連續失眠數夜累積的疲倦騰空救贖，高懸多時的意識像顆懸崖邊的大石頭終於鬆動，只要一點點小震動就要直落深淵，他勉強撐到解說飛航安全的影片播完，他便昏沉地墜入時深時淺的睡眠。

他在掉進一片混沌之際聽見遙遠模糊的空服員廣播，女音快速平順，隔著沒有播放音樂的耳機，他無法確定自己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狀態，飛機、降落、安全帶，零碎的語句單字以及迷離的感官卡在睡眠和現實之間，接著他感覺整個人被丟進水裡載浮載沉。

似乎有光線打在身上，日光彎彎曲曲地穿進水裡，應該要看得清什麼才對，可還是什麼都沒有，鄭孟謙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沒有張開眼睛。水流輕輕拂過肌膚，有人在說話，即使耳腔被水灌滿，鄭孟謙也認得出來說話的人是誰，那個隱隱約約的笑意鑲嵌在每個句子的結尾，讓他有點想哭。可是緊接著而來的問題是，那個人在說什麼？看不見又聽不清，他想要喊出聲，但水不會允許。

直到機身與地面距離逐漸縮小的下墜感壓上胸口，將他從沒有畫面的夢境中喚醒。飛機正巧在他睜眼時穿出雲的底層，他用力眨眨眼適應海面反射的強光，才貼近沾滿雨漬和灰塵的觀景窗，看見了小島。稍稍起伏的地勢大多被深綠色植被所覆蓋，如同古代遺跡的碉堡遺落在各個海岸岬角，不像是他想像中有著無際旱作的地景。

機身沿著海岸線逆時針繞彎，鄭孟謙坐的那側機身左半邊忽然向海面傾斜，視野無預警地被過多的海湧上，他忍不住緊閉起眼，直到體內的水平儀感覺到世界回歸平衡，他才又睜眼，看見遠方一道連起兩座島嶼的橋樑，接著是豎立三根巨大煙囪的電廠。直到飛機眞正進入陸地的範圍，他才意識到醒來時看見的那座島根本不是金門，而是位在金門西邊、隔著一溝海水的烈嶼。呂敬淳曾經說過，烈嶼是距離他位在島東的老家最遠的地方。

呂敬淳偶爾會對他說起阿公的故事，更精確來說，是呂敬淳的阿公每逢節

日團聚時，不斷對著衆多子孫重複說起的故事。像是祖厝裡的防空洞、如雪片般飛落的傳單（但金門正常是不下雪的。像是擔心產生奇怪的誤會，呂敬淳隨卽補充）、四散地雷的海岸線，以及島民們過去被設下禁令的種種日常。

從出生到唸大學都在同一個城市的鄭孟謙很難想像，他去過的地方太少，更不用說時隔著一個海峽的外島，每次見到鄭孟謙歪著頭想像那個根本不曉得是否符合實情的景象，呂敬淳都會忍不住笑出來，然後說，「之後跟我回一趟金門，親眼看看就知道了。」

在他們朝夕相處的四年裡，呂敬淳說了好幾次要帶他去金門，但從未實踐。呂敬淳已經算是比較勤勞回去的離島小孩，寒暑假以外，他也會爲了爺爺的誕辰和重要祭祀返家。每到那時候他們的對話中就只會有短短的報平安，上飛機了、下飛機了、要回去了，從他口中說出來的故事，總是在他眞正回到故事起點時變得安安靜靜。但鄭孟謙從不覺得呂敬淳說要帶他回家一趟是在說謊，他更覺得呂敬淳是說給自己聽，試圖從反覆的話語裡累積義無反顧的勇氣和信心。呂敬淳自認自己是個有耐心的人，所以他就等著等著，直到承諾再也無法被實現的時候，鄭孟謙才下定決心自己走一趟。

飛機從島嶼的西南側切進陸地，機身一點一點貼近地面，他看見磚紅色的聚落、不規則方塊狀的黃土、一些發著綠苗的農地，接著是大大的楷字標語——軍民同心、建設金門。飛機落地、離開跑道，慢慢滑向航站後停下，人們不等艙門打開，便自顧自地起身取行李。鄭孟謙關掉手機的飛航模式，幾個通訊軟體的提示訊息跳了出來，其中夾雜著一封來自縣政府的歡迎簡訊。

小島的機場和跑道蓋在海邊，當雙腳再次碰到地面，鄭孟謙刻意撇開頭不去回望海平線的方向。過於強勁的東北季風敲打他覆著平短頭髮的腦袋，他試探性的呼出一口氣，從肺臟深處吐出的氣息沒有變成白煙。持續不斷的乾冷空氣對一個自出生起便活在北迴歸線以南的人來說實在有些吃不消，他拉起外套的兜帽，想起自己似乎忘記把根本沒用過幾次的毛帽塞進行李箱。

他租了台機車，簡易安全帽單薄的護目鏡讓他難以睜眼看路，他放慢速度，瑟縮著身體抵擋迎面的季風，忍不住分神張望四周。鄭孟謙對金門有過多破碎且未經證實的想像，全是在呂敬淳所說的一字一句中緩慢勾勒出來的，他幾乎把呂敬淳說過的話都記下來了，連同當下的神情和動作。如果讓呂敬淳知道，一定會浮誇地搖晃自己的肩膀，大喊著「不要浪費記憶體！」，鄭孟謙光是想到那個表情就忍不住揚起嘴角。

他想親眼對照那些不曾見過的人事景物究竟和他所想的是否相符，啟程前除了下訂租車和位在東半島的三晚住宿，沒有額外查找任何旅遊資訊，沒想到才剛騎出機場事情就落出了預期，明明沒有多少車子，路卻好大條，短短一段路就需要翻過一個個小山丘，看不見下個路口，也不知道盡頭在哪。他在地勢起起伏伏的路途中，想起自己這幾年來曾經踏足過的離島，小琉球、澎湖、蘭嶼，都是爲了海去的，還有呂敬淳，所有的源頭都是因爲呂敬淳。「你不覺得這裡的海才像是眞的海嗎？」去小琉球學水肺潛水那幾天，呂敬淳上岸後情不自禁的說了好幾遍，鄭孟謙摸不著頭緒；後來到澎湖潛水那次，呂敬淳一連潛了三天，在夜晚的滿天星斗下情不自禁的感嘆，「是眞的海！」。

老實說鄭孟謙無法理解，海不就是海，嘗起來都一樣鹹苦得要命，在腳不著地的不安定感中漂浮過久會頭暈腦脹，吸著氣瓶乾燥的空氣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被沖上岸後逐漸被抽乾水分的魚，他沒想到自認水性還不錯的自己，潛水之前都得吞一顆暈車藥才能安然無恙，不過呂敬淳就像是從海裡走出來的人類，絲毫沒有因爲海水的震盪而暈眩。金門沒人在潛水，似乎也很少人因爲海而到訪金門，但這次啟程的開端，依然是因爲呂敬淳。

主幹道的幾個轉彎看得見海，閃爍著午後的日光讓鄭孟謙猝不及防，他撇過頭，緊盯著柏油路上的劃線。

進入東半島的市區，不知道是天氣太冷還是上下班時間未到，人車零星，但又稱不上是寂寥。鄭孟謙從民宿的櫃台裡拿了一份地名寫得最詳細的導覽地圖，在上頭找到記憶中的村名。年輕的老闆似乎看出他不是爲了旅遊而來，便簡單指引附近幾家有名的餐飲，提醒吃飯時間快過了，再晚點就沒有太多選擇。他心懷感謝的吃了碗熱騰騰但有些難吞嚥的牛肉麵，騎上那台煞車總是發出細小怪聲的機車繼續往東邊前進。

百貨公司與緊鄰湖泊的景觀飯店似乎是商業活動的邊界，他在大湖邊遇到一台載著許多士兵的軍用卡車，主動放慢了速度、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坐在車尾的人看了他一眼便低下頭，不曉得是在沉思還是發呆。鄭孟謙上星期才退伍，頭髮的長度倒是和這些軍人差不了太多，他的頭髮本來就長得慢，就像是他溫和又喜歡獨自思考許久的習慣。

當兵那段時間，大學同屆朋友的群組經常出現抱怨當兵的閒聊，他僅僅是附和或虧對方幾句，幾乎沒有什麼抱怨。入伍前，他以爲那會是一段有太多空

白、得以讓人胡思亂想的時光，幸好，光要適應新環境，小心翼翼地觀察辨認新面孔，應付緊湊不斷的體能訓練和例行瑣事，讓破破爛爛爛的身體跟上規律作息，就足夠讓他耗盡所有得以分神的氣力。前後鄰兵話都很多，佔據掉他每分每秒可以思考的時間，沒有失眠、沒有回憶，所有會在短暫停留的間隙無聲竄出念想，都平靜的不可思議。

軍卡先一步轉彎，柴油燃燒後的餘味讓鄭孟謙皺起鼻子，他往前騎了一小段路才停下來看地圖，左手邊這個湖叫太湖，沿著這條路繼續走，要騎過環島東路才會抵達目的地。他覺得人們對於環島有種奇妙的執著，若地理條件允許，每個島嶼似乎都得開出一條圈出島嶼輪廓的環島柏油路，他和呂敬淳先後徒步走過小琉球和蘭嶼一圈，他曾問呂敬淳是不是也這樣走過金門，得到了「怎麼可能啊」的答案。

明明就都是島啊，他那時並不理解，直到今天騎了這樣一整路，才發現是連騎機車都要花上好一段時間的大小。如果要認眞的沿著金門的輪廓走一圈，要花上多少時間呢？呂敬淳如果實現承諾，和他一起用雙腳畫出島嶼的東西南北後，會說些什麼呢？鄭孟謙愣在原地，胸口突然被無限延伸出的空白刺了一下，一輛水泥車從身旁經過，揚起柴油與塵土的難聞氣味。

「老實說，大一剛來臺南的時候我眞的很困擾，路怎麼可以這麼密密麻麻，名字又一大堆，幾乎整個學期都在迷路，差點以爲自己是路痴體質。」鄭孟謙想起很久以前的某個夏天，他們在學校附近的小巷子裡鑽了許久，終於找到那間隱身巷弄的冰店，天氣熱到他們決定各自吃掉一整碗冰，呂敬淳把小冰山上的布丁完整移動到鄭孟謙的碗裡，他的冰上現在有兩顆布丁在搖搖晃晃。

「我實在不懂你是怎麼養成這種死都不看地圖的破爛堅持。」鄭孟謙挖了一大口放進嘴裡，好甜。

「你不知道吧？金門還有很多人家是用聚落的名字當地址，哪個鎭、村子的名字、幾號，開一般的手機地圖根本就找不到，稍微繞一繞就找得到門牌了，我家就是這樣，寫地址的時候多方便！」

但呂敬淳並沒有確切的說過他到底住在哪裡，這傢伙總是漏掉最重要的部分，鄭孟謙皺起眉頭用力思考第三百次，但在呂敬淳絮絮叨叨的言語中沒有任何蹤跡，只好自己去找了。過了湖，再來是公墓，接著是從外頭巨大的牛奶盒雕塑推測是產牛奶的畜試所。他進入環島東路以東，超過一個人高的大石頭以紅字寫著地名，後方是地理課本裡以閩式古厝爲主體的聚落，少數三、四層樓

高的樓房似乎也依著原先的色調，貼上磚紅或土紅色的磚。他停在呂氏家廟前，確定自己大概找對了方向，這一帶的人家多是姓呂。

他把機車停在風水池邊，斜對面的小農地裡有帶著草帽的奶奶在做農事，沒發現他這個外人的存在。他開始沿著柏油路走，從西村走到東村，在一個奇妙的大轉彎發現第二個呂氏家廟，那裡豎立著一棟和整座村莊不太搭調的活動中心，明顯看起來是新建的，但鐵捲門拉下來看不見什麼人。再繼續走，遇到下一個石頭碑寫著另一個名字，他看不出聚落之間的界線，也推敲不出這些路徑的彎曲和轉折當初是依據什麼標準鋪設，也無法理解爲什麼一個大家族能世世代代居於同一個地方。他換了另一個方式，只要是房子之間的小路都踏進去，但遇到的流浪貓比人還要多，不對，領域性看起來很強的雞還多一些。

鄭孟謙仔仔細細的繞過每個轉角，也順理成章地迷失在複雜的小徑裡，小菜園裡的蔥開花了，幾棟古宅的屋簷石牆塌陷、木門腐爛，喬木從破敗的屋瓦長出來，他忍不住盯著那些殘破不堪、卻在陽光下閃爍著漂亮色彩的老房子，久違的出神。

傍晚回到民宿時，門口掛上了客滿的牌子，中午接待他的民宿老闆陷在客廳的沙發裡，大尺寸電視正播著他沒看過的動畫，男人的視線從螢幕上移開，先是看看鄭孟謙手上明顯不是一人份的晚餐，才懶洋洋地對上目光，問道，「會喝酒嗎？」

鄭孟謙點點頭，看著老闆自顧自握拳說了聲 OK，起身從櫃檯後的冰箱冷凍庫裡拿出一支高粱，再打開冷藏接連把麥香紅茶、蘋果汁、養樂多、綠茶一一擺在櫃檯上。鄭孟謙環視四周，沒有其他人的行李，房卡鑰匙也都妥妥的掛在收銀機旁的牆面，只缺了一副，今天似乎是沒有別的客人了。老闆是個做生意很任性的人啊，他想。

「老闆每天都會喝嗎？」鄭孟謙把錯估分量的炸物一包包撕開紙袋，平均分配一大把竹籤。

「我只是顧櫃台兼打掃的打工仔，老闆是我姪子，他住一樓最大那間房間，有事就去敲他的們。」男人沒有說自己的名字，在小酒杯裡斟了一口量的高粱遞給他，酒液是幾乎透明的，若沒聞到那股強烈的氣味，看起來和白開水沒什麼不同，叮嚀道，「不要含在嘴巴裡，一口氣吞下去。」

鄭孟謙照辦，高濃度酒精的辛辣滑過喉嚨，濃厚的穀物發酵香氣瀰漫口腔，溫溫熱熱的感覺逐漸蔓延，他呼出長長一口氣，忽然覺得和一個初次見面的人喝上幾杯，或許能夠消彌從下午開始積累在身體深處的鬱悶。鄭孟謙清空酒杯，看著對方不知從哪裡變出一排 shot 杯，把各種飲料和高粱一一混合，明擺著要讓他試過每一種搭配。他不擅長形容酒的味道，但酒量倒是不錯，呂敬淳總說他這樣是暴殄天物。

男人隨手拿了個馬克杯，替自己弄了杯高粱套啤酒，毫不客氣的插起鹽酥雞丟進嘴裡，抬起眉毛，說他剛好買到最有名的店，居然還知道要點甜鹹，是有做功課嗎？鄭孟謙聳聳肩，咀嚼沾上透明糖液的甜不辣。甜鹹是豐年果糖加胡椒鹽，排隊看到說明牌時，就連習慣家鄉偏甜口味的他都有些不確定，但酒精和精緻糖的加乘他的心情確實開始好了起來。

在他們打開第二瓶高粱時，眞正的老闆拎著外帶小火鍋回來了，年紀看上去比鄭孟謙還小，他看了看沙發上散發著酒意的兩個人，也沒多問這個人是誰，只是無聲地嘆了口氣，坐進空著的那個單人沙發。場面變得很微妙，三個不太說話的人坐在一起，各自吃著自己的東西，一副要讓酒精取代血液的架式。

鄭孟謙的酒量很好，雖然如此，但他不太能準確地說出各種酒的差別，喜歡或不喜歡也只取決於酒液滑過喉頭時會不會留下苦澀的餘勁，呂敬淳總是在一旁搖頭說浪費，然後喝完自己的可樂。負責任的運動員是不喝酒的，呂敬淳總是這樣說，但根據其他人從金友會、也就是金門高中校友會得到的情報，呂敬淳的酒量可以稱之爲金門之恥。鄭孟謙仰頭喝掉最後一小杯純的，忍不住笑出來。他應該要開心的，經過那麼長一段痛苦的時間，好不容易來到了這裡，是爲了呂敬淳，是爲了他自己。

他久違的度過了個無夢的夜晚，要洗漱時照鏡子發現臉上留著淚痕，不知道是喝酒的時候哭的還是夜半的時候，他看著眼角微微的紅，想不起想哭和哭的感覺，模糊的就像是不小心丟在上輩子的事情，他低頭洗了把冰冷的臉。

昨天走過的路已經烙印在腦海，他在里民活動中心門口探頭探腦，引來準備老人共食的廚工注意。他小心翼翼地丟出話語，試探這裡有沒有願意接納外人的空房，阿姨們看他帶著大學剛畢業的青澀，便在中午人潮最多的時候順道替他探問幾句。島東的小村落鮮少有出租的房子，他四處拜訪了兩天，才住進一間新建房屋的三樓，屋主原本作爲客房備用，有窗有家具有電視，落在兩個村莊的邊界，走過路口轉角便是另一個門牌。

是來金門工作嗎？頭髮半白的大哥問。他楞了一下，給出最安全的答案：剛退伍，想在外地短居一陣子。他差一點就想開口問了：您認識呂敬淳嗎？我的大學同學，他好像也住在這附近。但還沒準備好，鄭孟謙還做不到用自己的聲音說出他的名字。

拜託朋友幫忙從臺南寄的機車還沒到，房子簽約那日他還掉租來的那台，暫時和房東借了看起來頗有年份的老車。空調不曉得壞掉多久時日，車上積著一股沉悶的灰塵氣味，他開窗讓冷冽的季風灌進來，沿著貫通島中央的道路開到西半島，在連鎖大賣場買了枕頭和一些生活必需品。

在陌生的地方考慮三餐對他來說還是有點困難，便將就在一樓的連鎖迴轉壽司店吃了晚餐。價格與臺灣無異，只是才傍晚店員便說所有鮪魚的品項都已經售罄，他倒沒什麼關係，在充滿進口海鮮的迴轉台上揀著甜口的東西吃。蟹味棒壽司、豆皮壽司、撒上砂糖再製燒的鮭魚壽司，最後拿了鮮奶油布丁和附上草莓果醬包的奶酪。身邊沒有傳來嘮叨他攝取過多精緻糖的碎念。

夜晚的村落裡更沒有人走動，鄭孟謙走進夜晚的小路，眼睛很快的適應昏黑，他走過有燈光透出的老宅、漆黑寧靜的平房，哪裡是呂敬淳長大的地方呢？他毫無頭緒。東北季風用盡全力打在他臉上，他是個生長在南方、從來沒經歷過這種冬天的小孩，他意識到他以前所想像的金門的冬天好像不太一樣，至少身邊會有另一個人，光是並肩的距離就能感受到溫度，那樣似乎就會溫暖一點。

又忘記買手套了，他摩娑藏在大衣口袋裡的手，這種酷寒之下，呂敬淳的手會是熱的還是冰的？他不知道。

第一天的豪飲純屬意外，鄭孟謙沒有在大學生活裡學到喝酒的習慣，能喝不代表喜歡喝，況且呂敬淳也不喝，所以他們總有同樣的理由閃掉相同的聚會，去游泳、窩在宿舍裡看運動賽事，兩個人要消磨時間的方式多得數不清，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寧願喝可樂，比喝酒便宜多了。他們也不曾用酒精助眠，每天在校隊訓練裡不知道游幾公里的呂敬淳不用說，而鄭孟謙則是自從有人躺在身邊的安心感，就再也沒有失眠過。

所以用喝酒解決睡眠問題這個念頭從未出現自他的選項裡，即使不得安眠的問題相隔幾年後捲土重來，他也選擇去看醫生這條最直接的路。他永遠記得他和呂敬淳大三時搬出男宿，躺上租屋處同一張床的那天，他和呂敬淳說擔心

自己長年的失眠問題會讓身邊的人睡不好，現在可沒有其他人的打呼聲可以掩飾夜半翻來覆去的細碎噪音。

呂敬淳在一片漆黑中看著他，窗外滲進來的光線讓他能看見呂敬淳帶著笑意的嘴角，呂敬淳把他的手握進掌心裡，說，你就閉上眼睛。他閉上眼睛，呂敬淳眼裡輕輕晃動的微光留在他的意識裡，像是平靜得連波紋都消失的大海，來自另一個人的體溫滲進毛孔，另一個人的呼吸聲抵銷掉黑夜引發的嗡嗡耳鳴，另一個人的唇輕輕貼上他的額頭。晚安，他忘記是誰說的，緊接而來是他睽違已久的，不需要任何祈求或等待就降臨的睡眠。

他沒吃安眠藥就躺上床，外頭沒有更高的建築擋住天空，半月的光亮傾斜著照進房間。他盯著天花板上的吊扇，以爲這幾天爲了克服交通障礙和在島上奔走累積的勞累已經足以讓身體入眠，但顯然不太管用。剛在外頭四處走動的時候還沒有感覺，但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才意識到這裡的風實在大得不可思議，厚棉被蓋過頭也聽得一清二楚，他想起只會在颱風撞上中央山脈時聽見狂風在高樓間反彈撞擊時發出的聲響。

這是他睡在呂敬淳故鄉的第一晚，雖然只有他獨自一人，外頭還不停發出各種永遠不會停歇的聲音，但似乎是他失去整個世界之後最爲平靜的一刻，他放任自己的腦袋，想要想起什麼就想什麼。呂敬淳似乎沒有特別提過金門的風，背景噪音大概很難成爲提起家鄉的時候會特地拿出來分享的記憶，但鄭孟謙記得在大一某堂認識臺南歷史的通識課討論中，呂敬淳說他覺得臺南是個很安靜的地方，冬天的夜晚如此無聲，沉靜的不可思議。原來他是這個意思。

既然要等待睡意，鄭孟謙便開始在風聲裡尋找節奏，但風怎麼會有節奏，偶爾還會有車子的引擎從中截斷。他就這樣一直聽一直聽，直到意識墜入一片海。

他獨自飄在海面，是那種極爲寧靜祥和、像是電影後製出來的那種平靜的海，海水的顏色帶點翠綠的湛藍，清澈得能夠讓他從海面上看見自己的腳趾，他頭上還戴著浮潛用的目鏡和呼吸管，身體隨著水流淺淺的起伏。

他抬起頭四處張望，遠處有海岸的樣子，雖然並不確定是哪裡的海岸，不過只要往那裡游過去就沒有問題了吧？他調整好身上的裝備，埋頭開始朝那個方向前進，踢水、划水、踢水、划水，咬著呼吸管讓下顎肌肉有點僵硬，鹹鹹的水氣累積在喉頭有點想咳嗽。體感上已經是來回游泳池水道幾趟的距離，他停下動作，抬頭發現陸地沒有變大，和一開始沒有差別，他又嘗試了幾次，因

爲心急而加快了速度，肌肉開始僵硬發酸，喘得不行，但什麼都沒有改變。

他不是天生水性好的人，甚至可以說對水有點畏懼，小時候光是盯著學校裡的生態池，就覺得裡頭有股力量隱隱地在引誘他接近，只是長年投注在游泳池來回的時間讓他開始遺忘這種本能。認識呂敬淳後，他又看到陸棲生物在水裡的另一種模樣，手臂和身體展現出的力量在水道裡像是要衝破池壁，在海水裡的姿態如在水族館裡看到的白鯨，他有時會以爲呂敬淳是人魚，水才是他生命的眞正載體。

鄭孟謙只是個凡人，被遺落在大海裡應該要感到恐懼，但此刻卻沒有產生恐懼。那就算了，他向後躺進水裡，看見天空一片藍，純粹到不眞實的藍，只有薄薄的幾片雲，天氣很好。

天氣很好。

呂敬淳說某個年紀以上的金門人幾乎都不會游泳，受限於戰時前線的種種限制，任何可能接近、甚至跨越敵我界線的一切都被禁止，游泳這種可能投奔敵方的技能順理成章的被從生活裡剝奪。即使是在禁令解除後，某些命令仍像用力刻鑿在花崗岩上的文字，久久難以風蝕，直到他這一代才失而復得。

早早搬到臺灣的大伯父一家最先淡忘這些傷痕，幾乎大了呂敬淳一輪的堂哥們還沒上小學前就在兒童游泳班裡學會游泳，接著像某種補償似的進入游泳隊，從國小一路游到高中。呂敬淳是在升上小一的暑假學會游泳的，就在他家附近的某個海灣。起初堂哥們都只是抱持著帶小孩玩玩水的心態，想不到呂敬淳水性很好，短短幾天就抓到要領，以此爲起點，他的人生幾乎與這項運動相伴。一開始他並不知道速度或名次的意義，只是覺得有趣，就順理成章的游下去。生活課本裡面寫說水的觸感是「軟軟的」，他皺著眉頭，用鉛筆在軟軟的三個字上打了叉叉，用歪扭的字體寫下「舒服的」。

鄰居和親戚們總是擔心從小熱愛游泳的他會短命，尤其知道他特別喜歡在海裡游泳時更是停不下叨念。碰面時看到他因爲整日泡在水裡、浸在陽光中而曬得發亮的膚色，不斷耳提面命著要注意安全，說到他拿全校冠軍、說到他拿全縣冠軍、說到他拿全國冠軍，說到他靠著游泳體保生的資格進入大學後就不說了。

呂敬淳很後來才意識到，從未附和那些刺耳話語的父親，其實並非像表面上那樣支持他。父親個性拘謹，總是將父輩的教誨放在心頭，與水有關的禁令

仍將父親釘在原地，加上年少時期幾樁發生在海邊的溺水或誤踩地雷的事件，在腦中仍鮮明得可怕。父親打自心裡覺得水是危險、無法理喻的，但又討厭自己根深蒂固、不願突破的軟弱。後代是誤打誤撞帶著純粹的無謂，代替被過去束縛的人們走出去的延伸。

「原來太平洋是這個味道。」

無力漂浮在海中央的鄭孟謙聞言猛然回頭，身後卻如一開始那樣空蕩。他已經放棄朝陸地前進，心甘情願的等待著什麼來把他帶走。浮出這個念頭的當下他感到慶幸，自己就好像更靠近了呂敬淳一點。

在他們升上研究所的那個暑假，呂敬淳生平第一次在太平洋裡敞開手腳，然後在沒有人看到的某個瞬間，吐出身體裡最後一口氣。

他像是溺水般掙扎著醒過來，用盡全力的咳嗽，咳得眼淚都出來。外頭的月亮快要落到地平線上，隔著防風林外的冬季海流將月光沖得紊亂。